

彭志刚◎著

ZHANG AILING ZHUAN
张爱玲传

生命是

一袭

华美的袍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前言

张爱玲的文字，如高原脚下涓涓溪流，清澈而寒冷，也有雪山苍凉冷峻的味道。这是她过人的文学禀赋使然；也是一生缺少怜爱，乱世中惊恐彷徨的女性对现实社会彻底绝望的感悟；还是女性主义与男权社会对峙时，发出的那一丝叛逆的声音。

张爱玲一生有三恨：一恨鲥鱼味美多刺；二恨海棠花好无香；三恨红楼梦断章。这怕是与她唯美的追求有关，爱极生憾吧。红楼梦断章是中国文学史的大事，张爱玲作为那个时代杰出的女性作家，关注那段凄美的爱情过往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而张爱玲身为落魄的清末旺族的后代，后来又为避开政治纷扰流落美国，能够深深体会曹雪芹作《红楼梦》时的心境。张爱玲爱红楼已经到了痴迷程度，她的一生中，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重新阅读揣摩，对各种版本的“红楼”熟读于心，晚年时写出《红楼梦魇》，更是深得原著真谛。就连红学大师周汝昌也称赞：“只有张爱玲，才堪称曹雪芹知己。”

海棠花，是她一生中另一钟爱之物。海棠花俏丽枝头，淡雅无香，却有超然脱俗的品位。而张爱玲坚定“出名趁早”的人生哲学，是无法忍受“无香”的痛楚的，想必这就是宿命吧。在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生、爱恨交缠的爱情

后，她抑或有所感触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苍凉世界的过客，留下抑或留不下香气都好，但这冷峻的品质，造就了她自己的时代。因此，在旁观者看来，张爱玲就是一株高傲不群的海棠，不发出香气并不代表她的情感世界里充满了清冷，她只是将爱与恨、亲情与仇怨、世俗与清傲这些矛盾纠缠一起。她冷艳的性格恐怕与这个充满爱恨情仇的乱世有关。外族入侵与内乱纷争、政治角逐与战祸频仍、人性愈加淡漠和沉沦、家庭伦理没落与倒退、父爱和母爱的缺失……那些过往都像一根根埋在雪地下的针刺，让人走着走着便鲜血直流，痛彻心扉。你若没有争抢的斗志，也不愿意去看别人因讥笑而扭曲的脸，怕只有将这种痛楚深埋在心里了。这便是张爱玲，波澜多了，委屈多了，心痛多了，便没了散发香气、博他人一笑的心情，只剩下了一副俊俏的面容。

这枝自然天成的海棠花，有着悲剧般的童年与爱情。就如同一颗落在冰天雪地里的海棠花种，无可奈何地成长、开放，即便全身结了冰晶，冻伤了那柔嫩的枝叶和花瓣，甚至是遇到了生存的危险。可她，只能在那个时代绽放，也只有在那个时代绽放，才是恰好的。

简约如画的童年 / 003

那间旧房子，注定成为爱情的坟墓 / 010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凄凉已成了少女的妆容 / 019

那月，淌出“柔和的眼泪” / 035

冬天去了，尴尬的春天也来了 / 043

自由的青春和不搭调的烽火 / 051

第三章
短暂的快乐来了

欢腾的霞云要出发了 / 073

紫罗兰上出名早 / 088

1944年注定是她的传奇 / 102

飘忽的“流沙”来了 / 112

目 录 CONTENTS

第四章
情断旧上海

让人担心的奇迹 / 127

“会教姨太太读书”的旧男人 / 137

温州之爱，已撞向墙的尖角 / 146

了断 / 155

新曙光不是我的

第五章

电影、桑弧与死去的爱情 / 163

踏在美丽深渊的边缘 / 166

谢幕 / 173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第六章
苍凉之爱

在政治波澜里失声 / 179

永别了，维多利亚湾 / 182

悲情美国 / 186

落魄的爱情迷途 / 193

第七章
暮色沉沉的爱情

唯美主义的凄凉回归 / 201

失落的解脱 / 210

目 录 CONTENTS

孤独而简约的生活 / 217

晚钟光辉 / 222

海外蜗居十年，成就“红楼梦魔” / 225

那边的月 / 238

陨落 / 243

第八章
海这边，
和海那边的月

第一章

雪地海棠开

那巍峨的白房子，盖着绿色的琉璃瓦，有点像古代的皇陵。

简约如画的童年

1924 年的一个夜晚，天津。张家花园洋房里，这个往日里灯烛璀璨、酒色斑斓的豪宅，而今只有一盏昏黄的电灯闪烁着哀怨，透出阵阵清冷的味道。客厅里，大宅子的主人张志沂面沉似水，焦躁地踱着步，楼上，时不时传来女子的抽泣声。

这座花园洋房原是张志沂父亲——张佩纶结婚时的宅子。张佩纶因其弹劾、罢免失职大臣，对外强硬的主战立场，成为“得名最远，召嫉最深”的清流党人。但封疆大吏李鸿章却十分青睐和支持他，张佩纶的父亲为安徽巡察使，早年就与李鸿章交往甚笃，至张佩纶一代两家更是故交。在其低谷时，还将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他。李鸿章和张佩纶二人均是清末重臣，是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，因此张志沂的母亲李菊藕对其也抱着殷殷期望，教导他饱读诗书、学贯古今典籍，八股文也背得滚瓜烂熟。然而时不我与，民国初期，新式教育将封建科举考试扫荡得一干二净，也击碎了张志沂的仕途大梦，致使这个封建遗少从此一蹶不振。

身上沾满封建积习的张志沂生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，且出身于显赫的洋务派世家大族，耳濡目染了一些西方新思维。母亲于 1916 年去世后，他十分不满意二哥张仲昭“长兄为父”的严格管束，于是寻个机会，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了英文秘书的职务，带着妻子黄素琼、妹妹张茂渊，以及自己两个孩子跑

到天津，过上热衷已久的时尚生活。这对年轻的夫妇从家中带来丰厚的遗产和嫁妆，过上了铺张和排场的生活。张志沂喜欢买时尚名牌轿车，看西方现代小说和新报纸，生活富足而悠闲。

但张志沂钟情西式生活方式只是表面，封建大家族的腐朽思想及和没落家庭的道德观早已渗进了他的骨髓。吸大烟、赌博、逛妓院、纳小妾……这些陈腐的生活方式张志沂照单全收，这让黄素琼极为不满。她是一个来自湖南的清秀俊雅的新女性，父亲是湘军统领之子。出身将门也让她多了一些抗争意识，最初她还劝诫丈夫不要在外蓄妾、抽大烟，最终无果后便心灰意冷下来，开始不关心自己的爱情小天地了。整日里郁郁寡欢、沉默不语，无聊时学一些外语，弹弹钢琴，或自己设计裁剪些衣物，来妆点一下阴郁的心情。

黄素琼经常找小姑子张茂渊倾诉哀怨，张茂渊也对自己哥哥张志沂身上极浓的封建风习嗤之以鼻，两人对这位浪荡公子的行径早就不满了。蓄积越久，就越觉得应该趁早脱离这个阴暗的宅子。这天，张茂渊向张志沂提出要出国留学。张志沂虽然不是特别同意，但他与二哥张仲炤分家时所得财产，其中也有张茂渊的份儿，自然是不能全力反驳。

与张茂渊亲如姐妹的黄素琼正寻觅机会逃离这里，便借着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有人监护的借口，准备陪她留洋。张志沂知道后心中暗喜，他知道黄素琼这一走便不会再回来，而自己在外面的几个姨太太也已经急不可耐了，每天在自己耳边絮叨——哪怕做一天正室也好，正好借机将这个黄脸婆踢开。

黄素琼的决定，是在向旧家庭伦理挑战，去奔赴自己的理想生活。可让这位三十一岁母亲最揪心和牵挂的，是自己年幼孩子小焯（ying，四声，张爱玲乳名）和小魁（张爱玲弟弟张子静乳名），痛彻心扉之余，也怀疑自己这一走是否太过自私。而此时，封建遗少张志沂心思沉凝地听自己妻子在楼上轻轻抽泣，虽然心中柔软的情感也有所动，但他决容不下一位整天让自己戒鸦片、与

自己外面小妾水火不容的女人长久地待在家中。

黄素琼这位湖南女子，骨子里流着自由的血液，她还是选择抛弃一切。因为只有如此，自己那颗自由之心才不会在屈辱和压抑中凋零、死亡，那柔软的爱情之光亦可复苏和跳跃。

哭累了，想累了，她便掀开窗帘，让柔美清亮的月光扑射到身体上，灌进心脾里。外面的夜像银亮的网，朦胧地罩在大地上，寂静的月亮流淌着悲伤，把自己身体都融进去了。回首再看一眼，屋子中间那张睡了许久的床，在暗夜里活像一只冰冷的船。睡在上面，自己也成了青灰色的祭品，任人割取。

她决意投进月亮怀里，带着爱恨和不舍的决心。

“上船的那天，她伏趴在竹床上痛哭，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。用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，她像是没听见，他们也不敢开口了，把我推上前去，叫我说：‘婶婶，时间不早了。’（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，所以要称叔叔婶婶。）她不理我，只是哭。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。绿色的小薄片，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。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，有点手足无措。他们又没教给我别的话，幸而用人把我牵走了。”

黄素琼还是走了，在张爱玲幼小心灵里，只留下一个美丽的背影。

抑或母亲那忧伤的面容已然刻进内心的最深处，只等激发的那一刻。张爱玲回忆，母亲是新派女性，自己与母亲还要分开居住的。“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，是铜床，我趴在方格子青锦被上，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。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，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。我开始认字块，就是伏在床边上，每天下午认识两个字之后，可以吃两块绿豆糕。”

多年后回忆起来，母亲那秋水一样忧伤的面庞，虽然已被时光肢解破碎得很厉害了，可张爱玲还能拼凑出来完整的模样来。好像欧洲哥特式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画上的故事，当极伤感的光线毫无遮拦地穿透内心时，便会放映出那些

埋藏在心底的形象来。

没了母亲，青涩的童年隐隐觉得失去些味道。毕竟没得很早，还没来得及品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没感觉有什么缺失。孩子的坏情绪总是过去得很快，四岁的小煨和弟弟小魁逐渐适应了没有母亲的生活。夏天里，她会“穿一件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袖，红裤子”，坐在院落的大树荫凉下，去“喝完一大碗淡绿色、涩而微甜的六一散”，读些稀奇古怪的谜语、唐诗。有时候，小煨会让用人何干领着，探望后院的小鸡，问些怪异的问题。何干是专门带小煨的女佣，带弟弟小魁的女佣则唤作张干。那时家里带男孩儿的女佣地位很高，张干经常会干练地颠着她那双小脚，让其他下人服从她。何干带女孩儿，自己也觉得没地位似的，不敢和她有什么争执，只是忍让。小煨却极为反感，经常和她吵。张干最后会说：“你这脾气只好住独家村，最好嫁得远远的，弟弟也不要你回来。”

这些话激落在小煨的心坎儿里，最让她受不了的就是男尊女卑。小煨决意要超过弟弟，而且什么都要比他强一截才行。

更多童年流光里，弟弟还是可爱的，有水灵灵的大眼睛和长长睫毛，就像年画里的娃娃一样可爱，即便是女孩子看了也羡慕不已。长辈们见了要问他：“把你睫毛借我好吗，明日就还回来。”这时，他总是拒绝的。和弟弟一起玩耍，很要强的姐姐要出主意，大家捡些枝条玩打架游戏。阳光慵懒地斜看着院子，两个孩子穿梭在石板小径、台阶上，像唱戏里武生那样子跑，咿咿呀呀地喊着打杀。玩一会儿弟弟便拖了姐姐后腿，争吵着不听调遣了。抑或姐姐终于被气得扭头走开，干脆不理睬这个小无赖。弟弟在后面低头尾随，只是没了言语，也不道歉。

时光像赛璐珞的电影胶片，一串串记忆段落透过玻璃片，落在心底。有时会很清晰，有时极模糊。这与时间远近没有关系，和缠缠络络的情感有关系。

譬如说张爱玲会恨自己弟弟不长进，有时会想起他嫉妒自己的画，趁自己不在时去涂抹甚至毁掉它；嘴又馋，想吃一些松子糖之类的。然他的确太秀美可爱了，小煊为了逗他，还编排一些故事。例如一个旅人遇见一只老虎，便泼风似的逃跑……还没等讲完她便乐开了怀，在他脸上吻一下，把他当成小玩意儿。

童年的日子也像院子里的秋千，吱吱呀呀地荡着。上面，很多记忆里的人物留下了光怪陆离的影像。譬如秋千上狼狈跌翻在地的高大女佣疤丫丫，后来就嫁给了“大毛物”的弟弟“三毛物”。而“大毛物”是在青石砧边练水笔字的“才华先生”，他经常讲一些《三国演义》给小煊听。他妻子“毛娘”也是一位艳若桃子、伶俐可爱、有些才气的人物，还会耍些小心机，去欺负自己的妯娌——那个高大淳厚的疤丫丫。后来这家人脱离了张家，自己开了店铺。一日用人领姐弟俩去照顾生意，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彩花热水瓶，最后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，看上去很丰足的感觉。不过店铺最终还是亏了本，情况极窘迫。后来“大毛物”的母亲埋怨两个儿媳不赶快添个孙子，“毛娘”听后撇了撇嘴，抱怨着：“两家子混在一起住，虽然有帐子隔着。这般样子还想要孙子？”

这些人物最后会怎么样，没人能知道。他们的形象将永久潜沉在时间的河流里，印在河底的五色砾石上，那斑斑褐褐的纹理记载了这些美丽的波纹。抑或这波纹也不是全然美丽的，因为在张爱玲平静的内心里，除去这些善良淳朴的影子以外，她父亲的姨太太和小妾们的影子，也会经常出现在那微微晃动的记忆中。

在张爱玲的《私语》中就提到这些。母亲和姑姑刚走，父亲马上领来一位。这个叫小八的姨太太原本是妓女，小煊早先也是认识的，父亲之前就领她去见过。虽然去之前小煊还扒着门，手脚乱踢死活不肯就范，但是张志沂软硬

兼施终于还是领去了。到小公馆，小八拿出红红绿绿的糖果来哄，毕竟只是孩子，有了好吃喝便安静随和了。而且小八也很会哄人。

姨奶奶搬进洋房子后，家里热闹起来，经常有酒宴。小八很喜欢小煊，经常带她去起士林这样的新生活场所看跳舞，吃奶油蛋糕这些西式餐点。最后小煊还在清幽的舞曲声里昏昏睡去了。

不过这位姨奶奶脾气却暴烈，经常打骂下人，有时还与张志沂交手。张爱玲在《流言》里写，一日小煊进楼下阴暗杂乱的大屋子里父亲的烟炕前背书，姨奶奶也教她侄子读书，读不好就肆意地打，打得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张志沂也常遭她黑手，一次用痰盂打到头，鲜血直流。后来，族里的人也看不过去了，便出头说话，才将这个姨奶奶撵出了家门。临走时她还拉走了好多银器饰件，小煊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望着远去的车子。或许对小煊来说，那个女人只是生命里的一个过客吧。从来到眼前，到消失就是一瞬间的事，还没来得及体会便没了踪迹，只有淡淡的、似乎余留下些好味道的样子。不过用人们都觉得很庆幸，大家在说：“这下可好了。”那些用人在阴暗的恐惧里压抑了很久的内心，此时也突然被暖洋洋的太阳光抚慰着，驱赶了多日的霉气，觉得很痛快似的。

要说最初对上海的清晰印象，怕是从张爱玲八岁那年开始的。张志沂在天津丢了工作，起因就是他抽鸦片、嫖赌挥霍又好吃懒做的遗少风习，还有他和姨太太吵架的事在津浦铁路局里人尽皆知，让同事和上司很是瞧不起，这影响了堂兄张志谭的声誉。1927年，堂兄被免去交通部长的职务。张志沂失去靠山，人品又极差，自然要受些上司和同事的挤对，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辞职离开。

小煊坐在大客轮上，穿过黑水洋和绿水洋。墨黑与深绿的水流泾渭分明，而且还很开阔，只能看见远方灰蒙蒙的水边，乳白还透着浅蓝底子的云彩偶

尔飘来。小焜凝视着飘在命运海洋里的小舟，它沉静地在宽阔的水面上划开一条白色水链子。有时海鸥会“呀、呀、呀”地停落在船上，是这只船上唯一不请自来的客人。小焜透过圆圆的窗向外望，且极开心地捧出《西游记》。当然看什么书并不重要，真正有趣味是坐在船舱里雪白的床上看书的氛围。轮船冒着黑烟，发着“呼突突、呼突突”的声响，驶向上海。在那里，她将会迎来她的时代，以及悲喜交集的人生。那黑水洋和绿水洋的边界，就像一道有魔力的边界。

童蒙的时间虽然悠闲和惬意，毕竟是要过去的。那些旧影像随着瑟瑟光弦的延长，会不经意地、突然地出现在记忆里，而且突然得让人觉得好像没什么心理准备似的。要么是美好的甜，要么是美好的苦。那些原来还撕裂心扉的事，也变成很美好的痛了。这就是人性善的理由吧？人老了，性情也和气了，往往会记住之前的好光景，连纠结大半辈子的事情，也会在衰老的夕阳里化成一声淡淡的叹息，随着烟云飘向远方的水汀、山脚。

那间旧房子，注定成为爱情的坟墓

“是什么样不幸的种子，仇恨的种子！他们是世界上希望的杀手。”痛苦的母亲与充满仇恨的孩子，在仇恨的延续里继承仇恨。因此在张爱玲笔下，父权形象毁灭了，“母爱神化”也塌陷了。

马驹“踢踏踢踏”清脆地小跑，小熨透过洁净的车窗，既向往还很好奇地搜寻街道的景致，看自己奔耍的影子是不是真的丢在那里。上海在小熨心里像是久远的故事，就和每个迷失在外的孩子一样，会对出生地怀有神秘和久远的感觉，希冀着能找回温暖的巢，并且捡回丢在那里的星星点点的回忆。

小熨也是一个内心极敏感的小女孩，她会将从大人只言片语里听来的信息浓缩起来。之前父亲还总说，那时候在上海呀，十里洋场风光无限……用人或张干也会说，那时候在上海呀，大商场里琳琅满目……在大人们眼里，上海可是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荒芜土地上的奇迹。在小熨心里，上海繁华的样子，仿佛成了装在一只清透玻璃瓶里的小景观。这里有遍地黄发碧眼、手中拿根文明棍的洋人；也有西装革履神采飞扬的男人，胳膊上挽着长裙短袖的女人，女人头上还戴着像自己西洋娃娃头上那般插着鹅毛的大帽子。

马车穿过繁华如梦的上海滩，街上样式新潮、靓艳的服装吸引着小熨，这些要是穿在自己身上该多好？她心想。在弟弟小魁眼里，怕只能见到街边宽大高耸的洋楼房、街上奔流的轿车、新奇的玩具摊子了……